

A woman with long dark hair is shown from the chest up, looking upwards with her eyes closed. She is holding a large, glowing orange sphere with both hands. Inside the sphere is a glowing red hexagonal gemstone that looks like a diamond. Her hands are covered in white, crystalline or frost-like material. Below the sphere, a map of the world is visible, with continents colored in shades of brown and tan.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textured.

钻石喋血

加拿大)迈克尔·布洛杰特著

喻林久译

群众出版社

钻 石 噬 血

[加拿大]迈克尔·布洛杰特 著

喻林久 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京)新登字093号

钻 石 嘰 血

(加拿大)迈克尔·布洛杰特 著 喻林久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25印张 235千字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4-0941-2/I·319 定价：5.50元

印数：0001—8000册

主要人物表

特里·温德索——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

朱丽叶·克里曼——犹太复国组织“莫塞”的成员，特里的情人。

汉娜·罗思柴尔德——朱丽叶之母，钻石的真正主人。

鲁道夫·赫斯——纳粹德国第二号头目。

欧文·科奇——赫斯的亲信，特里的亲舅舅。

达科莫尼西——俄国英国双重间谍。

汤姆·赫恩——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

玛戈特·贝尔根——~~美国间谍~~，特里的情人。

欧文(莫西)·米诺——~~纳粹德国第三号头目~~，美籍犹太人。

杰拉德·克里斯勒——~~纳粹德国党徒~~，米诺的打手。

尼克洛·苏茨——西柏林警察局长，前纳粹分子。

序

印度，杰汉。

公元1650年。

一轮巨大的、桔红色的、带有沙漠特点的太阳升腾起来，照亮了杰汉省东南部的加尼钻石矿。眨眼间，空气透亮了，弥漫着浓重的、红闪闪的灰尘。然而周围的气氛却异常肃穆，尽管微风阵阵，可只在一个地方打着旋儿——两个赤身裸体、被剥去手臂的矿工倒吊在那里，头悬着，肢体已经僵硬。

早班工人排着长队，换下夜班工人。他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没人吭声。他们都认识这两个被吊死的人：阿卜杜勒和萨卢德兄弟俩。有人警告过他们，不要利令智昏，忘乎所以，如果被抓住，后果不堪设想。有人曾经被抓住过，受到了残酷的惩罚。现在这里有一支全副武装的队伍警卫着矿区。

但就在昨天，阿卜杜勒和萨卢德为了过上帝王生活铤而走险。由于命运的安排，当时他俩在一条沉重的、涂有润滑油的黑色输送带旁工作，把废弃的石头和杂质运送到碎石机去。在输送带相反的方向，许多巨大的、闪闪发亮的花岗石被

1

EAE60/05

大象拖了开去。

阿卜杜勒和萨卢德发现那件稀世珍宝时，现场没有其他人。就在那一瞬间，一直站在传送带旁边的监工突然走了开去，他感到太累了，想休息一下。其他工人正在输送带另一端忙乎着，只有他们兄弟俩站在两边。然而恰恰就在这时，那件宝贝从碎石中滚出来，落在他们面前的传送带上。

乍一看，这就像一块废弃的岩石，但它没有岩石通常所具有的那种赭红色。它比拳头还大，呈透明乳白色。传送带上的润滑油牢牢地沾着这件宝贝，径直送到他们面前。他俩睁大了眼睛，着魔一般僵直地站在那里。

他们知道彼此的眼睛里看见了什么东西，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财宝，是富裕生活的希望。多少年来，当他们在咽干面包时，曾千百次地把希望掺和着面包一起咀嚼，吞下去安慰那绝望的、痛苦不堪的肚腹。

现在上苍有眼，奇迹出现了。就在他们面前，活生生地出现了一颗拳头般大的钻石，梦中的钻石。这颗钻石价值连城，能买下整个王国，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把一个一贫如洗的穷光蛋变成无比高贵富有的皇帝。

兄弟俩交换了一个眼色，这可是发财的良机呵。他们没法抗拒它的诱惑，他们动摇了，感到一阵晕眩，如痴如迷。

萨卢德最先反应过来，他飞快地抓住那块宝石，闪电般地塞进缠腰布里。他们站在输送带两旁，手指关节发白，狠命地抓住栏杆。接下去怎么办？那颗宝石沉甸甸的，不是几盎司，起码有好几磅。他们已经失去了理性。

时至中午，全体矿工排成一行，准备脱光衣服接受例行的搜查。萨卢德站在队列里，浑身不住打颤，突然，他冲出

队列，撒腿就跑。阿卜杜勒随后跑去。在那心急如焚的几分钟里，他们拼尽所有力量——肾上腺素——狂跑，希冀能出现奇迹。

整个矿山立时戒严，展开严密的搜捕。空中响起了尖利可怕的叫嚣声。

沙阿·杰汉每天亲自监视着工匠镌刻加工那块钻石，整个过程持续了五年。沙阿不准任何人提起那块宝石。由于放心不下，他整天都呆在工棚里监督着。

待完工时，它被加工成了一颗硕大的鸡蛋形的钻石。沙阿·杰汉用手握着钻石两端，细细欣赏观看了好几个礼拜。钻石的魔力让他发狂了，他什么也看不见也不愿意看了，除了那颗钻石。

一天，他把所有知道这颗钻石的人都召集到一座大厅里举行庆祝活动。涉嫌人员超过2,500人，其中包括他的宝石加工匠，整个矿山工人、监工以及他们的家属，还有他的一半女眷，4个妻子。

他高高地举着钻石，乐不可支地赞叹了好几个小时。他假惺惺地感谢和赞扬了他们的忠诚，然后转身走出大厅，命令士兵进去，把所有人一个不剩地全部杀戮。

1656年。一年以后，沙阿·杰汉站在臣民前，把钻石给大家观看，声称这是上帝赐给他的宝物。他把钻石嵌在神像伊多·穆哈的前额里面，要求臣民们尊他为穆哈神的化身。

为了供奉伊多·穆哈神像，杰汉修建了一座巨大的教堂。整个教堂里没有一块天花板，按照设计，教堂能被太阳

和月亮照得通明，但当把穆哈神像请进大殿时，才发现里面黑咕隆咚，整个空间漆黑一团。

穆哈钻石把微弱的光线吸收起来，再重新折射出明亮的光芒，把伊多·穆哈神像以及在附近瞻仰它的人们映照得清清楚楚。

远近的信男信女都纷纷赶来，挤进教堂，沐浴穆哈大钻石的神奇光芒。消息不胫而走，越传越神，传遍了全世界。

1709年，野蛮的沙阿·纳迪尔率领一支30,000人组成的军队包围了杰汉所在的城市。沙阿·纳迪尔意在夺取穆哈钻石，拒绝了杰汉的投降要求。

杰汉的军队土崩瓦解，他匆匆窜进教堂，藏在伊多·穆哈神像手臂下面。沙阿·纳迪尔来到教堂，杰汉请求宽恕，并解释说他是上帝的化身。纳迪尔不由分说，用长矛把他穿了个透，然后指挥他的军队把杰汉的臣民全部杀光，把神像打碎，取出钻石，凯旋而归，回到波斯。

1747年，沙阿·纳迪尔本人也被暗杀了，穆哈钻石又一次被盗，落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巴格达盗贼——一个名叫黑斯的埃及人的手里。

“波斯之星”已成为穆哈钻石的新的名称。后来黑斯偷偷地将它卖给了一帮犹太人。然而黑斯对外宣称，他那件稀世珍宝是被犹太人偷走的。在这笔黑市交易活动中，他的两只手臂被人从肘部砍断；他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被人杀害。

大约在1800年，一个来自卡扎的犹太人秘密地把钻石卖给了科隆的威尔伯·弗雷德雷克·罗思柴尔德一世，作为交换，他获得了大量军火武器，还有现钞。

从此，在特殊的场合，那颗钻石被当做高贵的象征公开展示出来，并被作为罗思柴尔德家的传家宝，一代一代往下传。这颗钻石最后一次露面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在奥地利的一个公共场合。

第1章

汉娜

1923年，德国陷入了全面危机，形势严峻。魏玛保皇派和警察、共产党人、国家社会主义者以及其它激进的政治组织、抱怨不休的工会会员、残酷无情的便衣警探，还有那些激进的宗教派别，在共和国所有大城市的大街小巷里展开了白热化的战斗。每天发生的政治谋杀案件已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在这非常时刻，总统埃伯特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德国已成为革命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场所，国家已完全失控，政府瘫痪，失去职能。

德国人民都像害了神经病一样惶惶不可终日。失业、饥馑、屈辱落到他们头上，是哪个叛徒签署的停战协定，让他们享受世界大战后如此的和平结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骄傲感折磨着他们，须知他们是马丁、卢瑟、尼采、韦恩、哥德和康德的子孙，怎能容忍这般的羞耻！但这又怪谁呢？他们打输了战争。难道是上帝遗弃了条顿民族？他们还没想到这一点，要是想到了的话，心里更受不了。

凡尔赛和约是1919年在煤船上签署的，战败国德国没有

在场。当时，法国军队占领了德国富饶的鲁尔河谷地区，并在该地区颁布了极为野蛮的军法，对已经濒临崩溃的德国经济给予了严格的限制。

1923年6月，600多万德国人失业，或做零工——这个数字相当于德国全国劳动力的百分之四十。9月份，全德国1300万马克被兑换成美元。到了11月1日，增加到1300亿。而年末的时候，又激增到了4兆2000亿。

中产阶级和享受俸禄的人士被消灭了。德国马克暴跌，工人不得不每天领取薪水——有时每天领取几次。富裕一点的德国人为了生计，疯狂地变卖家产。农民们把粮食囤积起来，交换值钱的实物。农舍里和粮仓里堆满了贵重家具、进口地毯、珠宝玉器、金银器皿、陶瓷古玩、裘皮制品、精密器具、工艺文物，甚至还有小汽车。

当马克兑换到一兆左右时，阿道夫·希特勒就意识到他的机会来了。他在慕尼黑导演了一场在该年不算怎么轰动的“歌舞酒吧闹腾戏”。在这场“戏”中，希特勒谴责那些“11月罪犯”，指控他们在战争中背叛德国，在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军队背后插了一刀。他号召人民起来用暴力对付犹太人，他把犹太人说成是德国灾难——经济萧条的根源。他把失业人员统统网罗到他的麾下，给他们穿上衣袖上饰有斜十字的棕色衬衣。他成功地煽动起了他们狂热的日耳曼民族精神。这帮疯狂的无业游民把希特勒看成他们的救世主。阿道夫·希特勒指向哪里，他们就奔往哪里——带着短棒和铜制手箍。

查尔斯·格罗里克有着犹太人血统，他举家从德国鲁尔

河谷地带搬迁到奥地利维也纳。以前他曾经在法国呆过，他发现法国和德国一样仇视犹太人。法国人先没收了他的面包制作工具，最后连面包店所在的地皮也没收了。他抗议过，反抗过，但招来的却是一顿痛打，至今想起还令人心悸。

这次搬迁是幸运的。格罗里克全家刚刚进入奥地利3小时，奥地利——德国边境就关闭了。在后来的16个月里，格罗里克全家成了维也纳谈话的中心。

查尔斯·格罗里克和他全家在维也纳家喻户晓，人人都知道他们这个家庭。他有几个英俊潇洒的儿子，一个秀美漂亮、值得自豪的女儿。特别令他享有盛名的是查尔斯·格罗里克有一套祖传的烘制面包的技术。他的面包、乳酪馅饼、酥卷、果肉油炸饼以及精美饼干很快就成为奥地利人最喜欢的食品。

这天是1923年11月15日，这个日子对汉娜·格罗里克来说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是星期一，她的美梦实现的开端就在这一天。

汉娜推开父母开设的面包店门，走了进去，门在她身后吱吱嘎嘎地关上了。她呼吸了一口正在烘烤的新鲜清香的饼干味儿，快活地笑了。她的几个弟弟和他们的朋友以及一些顾客正坐在一张长长的大理石台子旁边喝着咖啡，品尝新鲜饼干。汉娜朝他们走了过去。

汉娜的父亲查尔斯正在附近忙碌着。汉娜心里明白，父亲看着她几个弟弟穿着新式服装故意表示出非常高兴的样子。因为今天，他们就要出发到英国去上学。小儿子汉斯将在英国萨里上中学，大儿子弗里德里希将在伦敦念高中。查尔斯为自己能迅速筹集到一笔钱供儿子们上学大为得意。更

令他感到舒心的是他成功地让他的犹太血统的儿子逃出了德国的势力范围。但在高兴之余他仍有一种在劫难逃的感觉。

顾客开始拥进格罗里克那白瓦屋顶的面包店，生意兴隆起来。一个名叫弗朗茨的小伙子随着人群走了进来。他模样清秀可爱，一脸甜美的笑容。

当他一眼看见汉娜时，聪颖睿智的眼睛立时鲜活透亮起来。他每天早晨来都是这样，看见系着围裙的汉娜脸就会发红。汉娜今年19岁，乳峰高挺，极其诱人。

从美学的观点来看，汉娜并不是第一流的漂亮女人。她的皮肤白皙，但那双蓝眼睛距离太近，肩膀太宽、骨架太大。可她体格强健，感情奔放。头上戴着漂亮的头巾，保持着一种高傲、自信的姿态，着实能吸引某些男人。她心地善良、性格温柔，早谙人事，绝妙地弥补了她的容貌。

汉娜看见了弗朗茨，用眼睛礼貌地回答了他的问候。弗朗茨用手招呼她过去，她连忙端了一杯咖啡来到桌前。

“早上好，汉娜。”弗朗茨腼腆地笑了笑，说道。

“早上好，弗朗茨，很高兴见到你。礼拜天玩得痛快吗？”

“不。我在工作。”

“哦，弗朗茨。你没去礼拜堂？许多人……”

“我礼拜六去。”

汉娜停下来盯着他，“噢？”

“我是犹太人。”他笑着说道。

汉娜大吃一惊。弗朗茨以前从未提到过他是犹太人。自从面包店开业以来，他几乎每天都来光顾，他肯定知道格罗里克是犹太人。

“通常……同一宗教的，朋友……互相介绍自己。我并不知道你是犹太人，弗朗茨。你的教名是什么？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这没有什么关系。我不想告诉你。”

“为什么，弗朗茨，你怎能这样……没人会为此事感到羞耻……”

“我不是感到羞耻……”

“汉娜。”她父亲在叫她。汉娜忙道歉离去，在烘炉边帮忙，但不时偷闲扫一眼弗朗茨。她想，这是一个多么奇怪的男人。事情也真神，她为他服务过千百次，和他聊天，谈笑，同享关于某人某地的点滴轶闻趣事的快乐，她一直没有发现他也是个犹太人。真不可思议，不过，这也让人感到特别有趣。

早晨的生意渐渐冷落下来，两个弟弟和他们的朋友们一起出去玩了。当她开始为食客们准备午餐时，看见弗朗茨仍然坐在那儿，只是偶尔瞟一眼手表，看样子他是在表示他有极强的耐坐力。汉娜感到纳闷了，他可从来不是这样的呵，甚至手上连一张报纸也没有。她终于忍耐不住向他走了过去。

“你想吃点什么吗，弗朗茨？既然你在这儿等……你在等……”

“我在等你。”

“哟，弗朗茨……我们正忙着准备午餐……”

“那就请你现在坐下来和我谈谈吧。要不然我就一直等下去，直到你和我谈话为止。”他看了看表，笑着说道。

汉娜看见弗朗茨的笑容里有一种她从来没见过的东西，

他的目光特别坚毅，紧紧盯着她。汉娜感到很不好意思，脸一下红了，眼睛看着一边。但她很快镇静下来，迎着他那炽热的目光，就像受到了感染一样，也笑了起来。

“有什么事吗，弗朗茨？”

他依然看着她的眼睛微笑。

“你是什么人，弗朗茨？你来这儿是为了……”

“不仅仅是为炸面饼圈吧。嗯——汉娜，你说是吗？”

“你这样已经……吓坏我了，弗朗茨。”

“吓坏你了？噢，不，尊贵的汉娜·格罗里克。我决没想过要恐吓你。请相信我，Liebchen^①。我不告诉你我的教名，只为一个原因，汉娜。在我没搞清楚这件事以前，我不想让你知道我。今天，我已经弄清楚了。”他大笑起来，继续说道，“我这几个礼拜都来看你。看你工作……看你接待顾客……你有一颗美好的心，汉娜。”

“可是，弗朗茨……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我根本不喜欢炸面饼圈，汉娜。”弗朗茨又大笑起来，但他旋即又严肃起来，“我来这儿就是想和你在一起，我爱上你了，汉娜。在你抗议之前，在你认为我口发呓语、精神错乱之前，让我告诉你，并坚持对你说，我一生中从来没对任何人、任何事这么确信过。我想告诉你，汉娜，就在你父亲的房顶下……我真心实意地爱上了你，并想和你……结婚。”

弗朗茨伸手握住汉娜的手。她没有拒绝他，长时间地让这个奇怪的男人握住她的手，甜蜜地笑着。由于太激动了，

① 德语，意为“爱人，小宝贝”。——译注

她感到喘不过气来，赶紧抓住胸口跑了开去。突然，她回过头，发现父亲正站在10英尺远的地方对着她笑。

查尔斯是那么自豪，他为女儿欢笑，为女儿高兴。汉娜的母亲也站在那儿，双手交合在胸前，就像在祈祷一样。汉娜此刻的心情正如她母亲常说的那句话，“像春鸟一样无忧无虑，快活欢畅”。这是她难忘的日子，她找到了一个好男人。

汉娜打开前门，朝外跑了出去。她突然有一种落入陷阱的感觉，以前她听说过婚姻大事命中注定的说法，但她从来没有怀疑过。

她刚刚跑到园林区，弗朗茨追上了她。她想走开摆脱他，但他总是紧跟着她。后来，她鼓足勇气，狠狠责备他，要他走开些。但他仍然追着她，一个劲地说，“我爱你，汉娜。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一个机会吧。”

他们在园林区走了好几圈，地上到处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当两人间的气氛达到快要爆炸的程度时，汉娜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她越笑越厉害，最后竟歇斯底里般地叫了起来，身子一软，坐在旁边的一张长椅上。弗朗茨站在她背后。

“请给我一次机会吧，汉娜。”他抚摸着她的肩头，“你没有必要跑了。”

“我父亲，我母亲……”

他笑了起来，“你想错了，汉娜。情况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是今天才告诉他们的。今天早晨你来以前，我就已经和你父亲见过面，握过手，并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你父亲……就这些。当然，我把我对你的爱慕……还有我的打算……也

告诉了你父亲。”

“他们说……”

“他们说你是个性格刚强，有主见的姑娘……你已经成年了，这些事情要由你自己作决定。”

“哦……我明白了。”

“告诉你这些，你就会好受些。他们还说了些其它事情，我在这里不能说半句假话。”弗朗茨为了缓和气氛，玩笑地说道。

“什么……事情？”

“他们说我是一个风度翩翩的英俊小伙，情趣高雅，绝非凡夫俗子。他们说你会使未来的丈夫幸福，成为一个极其优秀的妻子。请给我一个机会吧，汉娜。”

“弗朗茨，过来，过来坐下。”

弗朗茨走过去坐在她旁边。汉娜直直地看着他的眼睛，“弗朗茨，一个机会……你想要什么样的机会？你的计划是……”

“让我先用6个月时间向你求爱，”他激动地说道，“让我先用6个月时间向你求爱，然后，如果你的心里面有我……就和我结婚。求你啦，汉娜。我可是疯狂地爱上了你。”

汉娜笑了。她抚摸了一下弗朗茨的脸颊，“我的天啊，弗朗茨！肯定你早就打定主意了。可你为什么要这样严守秘密，一声不吭？为什么？我还一点也不了解你……”

“原因就在于，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你决不知道……”

“知道什么？”

“一个女人是怎样生活，怎样待人接物的。我观察过你，